

风雅江南

★市三三七(16)班 杨左

它 融合出乾坤 变幻出阴阳。
它 香甜软糯 口味丰富。
它 是每个温岭人的精神寄托 是每个游子的心灵归宿。

它 就是嵌糕。
嵌糕是温岭街头常见的一种小吃 它没有千奇百怪的料理 却勾了顾客们的魂。凭借米面、萝卜、豆芽、猪肉等配菜 加上年糕 它有着独特的口感。

郑敏方夫妇的嵌糕店是温岭人公认的老底子味道。这家设有门头的小店 每天上午都有一大群顾客。他们凌晨就起来和面。和面是有讲究的 需用大米粉 进行翻拌 然后将其放入甑子中蒸制 用木棒翻拌 使其熟得更均匀。蒸好的米粉趁热倒进石臼 用石锤沾水捶打 糕体就如有弹性的果冻一般 用手指一点 又弹回来。打好后 用被子包裹保温。一张糕皮 竟然有这么多的工序。

配菜更是风雅。胡萝卜的颜色好似放光的大红灯笼 点缀着温岭的春意。泡菜好似江南女子脸上涂的胭脂 美丽又撩人。土豆在锅里翻腾 宛如涓涓细流在流淌。芹菜展现出的 是生命的绿。洋葱 如水墨画中粉红色的点墨 为这筒嵌糕增加了江南诗意。米面 似女人的长发 亦有点缀之效果。卤肉 则是糕里的灵魂 他们往往选用新鲜的猪后腿、五花肉 再使用老卤汁 这样就可以卤出美味、好看的卤肉 其色泽金黄 口感香而不膩 软嫩有弹性。

客人们陆续来到店里 包嵌糕 更是精致又生动。先用手搓揉 按压出一张糕皮 再依据客人的需求 放上五花八门的配菜 配菜们拥挤在糕皮里 整个糕皮鼓鼓囊囊的 再像包饺子一样捏合糕皮 顶端处不需收口 加一勺肉汁。

比巴掌还大的嵌糕 是温岭人菜单上的重要一员。人们大口大口吃着 丰盛的嵌糕 嘴角抹满了油。温岭人吃嵌糕 还会配上一碗红糖豆花 这种又咸又甜的味道 早已在温岭人的心中生根发芽了。

嵌糕 是温岭人独有的美食。温岭人不管走到哪里 都会想起家乡的嵌糕 这不仅仅是对嵌糕的喜爱 更是对家乡那一份割舍不断的信念和爱。每一筒家乡人手包的嵌糕 都是他们向家乡传递情感的信明信片 不知自己何时才能吃到家乡的味道。

与北方人不同 江南人的性格总是那么多情细腻 婉转优雅。正因如此 江南人对家乡有一种强烈的思念 人在外 心在家。无论温岭如何变化 小巷里嵌糕的香味 幸福的滋味 已深深烙印在每个温岭人的心里 永不改变。游子们 看向家的方向 有一筒饱含深情的嵌糕 在等你。

烟雨江南 我的家乡 风雅嵌糕 家乡之韵。

市五中刘新文点评 说起舌尖上的温岭 不得不提嵌糕 简单粗粝 但丰富饱满 既能满足口腹之欲 又能抚慰人心。在肯德基、必胜客等舶来品 大行其道的年轻人圈子里 小作者还能记得并大书特书这种温岭土特产 难能可贵。文笔细腻 可感 单是读文字便让人口舌生津。唯一不足的地方便是 收尾 拖沓不干脆 改了便是好文章。

“不安分”的父亲会闪光

大溪二中七(7)班 刘峻阁 指导老师 章美云

我的父亲是绍兴人 母亲是地道的温岭人。许是因为爱情 毕业工作没两年的父亲一狠心 别了自己的家乡 成为了温岭教育队伍中的一员 到今天已整整20年了。

听爷爷讲 小时候的父亲就不 安分 。父亲在与我相仿的这般年纪 可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熊孩子。爷爷曾笑着跟我细数父亲的 光辉历史 他自制的弹弓准确无误地射出子弹 毫无悬念地打破了邻家的两块玻璃。自然 谁家屋檐下新筑的燕巢也没有逃过父亲的法眼。据说 那时街上游戏厅正流行 父亲更是千方百计瞒了大人的眼 呼朋引伴地去游戏厅杀上几局。

尽管如此 父亲在班中的成绩居然出奇的好 顺利考上高中、大学。大学毕业后 他被分配到当地的一所高中任职。因师资紧缺 音乐专业的他先后教过语、数、英等科目 也算是发扬了螺丝钉精神 哪里需要 就出现在哪里。

走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前年 父亲积极响应教育局支教文件号召 报名参与了援疆支教活动。众所周知 新疆位于中国西北部 夏燥冬寒 是典型的魔鬼气候。地势高 高原反应也是常见的。但就是在那里 父亲义无反顾地开始了他长达一年半的支教生活 他常自豪地对我说：援疆 让我此生无憾。

援疆的日子是清苦的。恶劣的气候环境是个大考验 夏天 就算是早晨 那能将河流烤干的阳光泼辣洒下 出门骑行 晒伤是常有的事。毒辣的阳光下 飞舞的沙尘也会落井下石 直袭双眼。每每到家 头上、身上、鞋子里总是布满黄沙。最令人无助的是不请自来的沙尘暴 常使人出行不得。哪怕紧闭门窗 也总有大面积的沙尘从窗沿、门缝中落到地上、床上 钻入口中、鼻孔里。至于冬天 气温低到零下十几度 哪怕裹着厚厚的羽绒服 也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寒意从四面八方侵蚀肉身。

这份清苦 父亲自然从未和我说过。他和我说过的最多的 莫过于他的新疆学生了。我见过他们 在父亲的手机里。那是一群比我稍小的孩子 皮肤黝黑 眼睛黑亮。父亲记得他们当中每一个人的故事 照片中的小胖子叫巴郎子。当时 正值酷暑 全校停课 每个孩子渴得瘫在桌上 眼巴巴地看着父亲手中的一瓶水。于是 父亲便给了每人一个纸杯 每人一小口水。就是这个巴郎子 拿到水后 将其含入口中 久久不舍咽下 也就是这个巴郎子 歌声嘹亮 成绩优异 念及此 父亲的眼睛会闪现泪花。看着站在我面前的父亲 我第一次觉得不安分不着家的父亲会闪光。与此同时 另一颗 不安分 的种子在我心中萌发 长大后 我要追随父亲的脚步 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市五中刘新文点评 父亲的 不安分 有种种 通过口耳相传 扎根在孩子的心里。小作者采用先抑后扬的写法 重点落在援疆一事 撷取一些琐事和细节来写大爱 文字质朴感人。都说身教重于言教 这点从小作者的文字中可窥见一斑。

责任·灵魂

九龙学校七(1)班 戴已皓

人生苦短 几度花开 唯有肩负责任 方使一生流光溢彩 令灵魂流转不息。

责任是徐霞客足下的草鞋。他满腔热血 阅读大地 他一身是胆 浏览河山。穿雁荡三痕险径 越武夷千丈危梯 攀白岩千尺绝壁。他践行 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 的理想 以责任见证三十五个春秋游览的绚丽河山。

责任是苏轼发出的感想。他平生到处漂泊 功业屡遭贬谪 面对自己当年的画像 抚今追昔 感慨万千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这既是对垂垂老矣的叹息 也总结了他的一生 虽然失意 但责任见证了一位旷达豪迈的 东坡老。

他们在人生路上肩负责任 寻觅灵魂之根 拥一己之责 玉汝于成谱绝响。

责任是鲁迅手中的 匕首 。一部部文学作品 犀利的文笔是对人民的一腔诚意 他在无数个风雨腥风的夜晚 点一盏孤灯 笔刀砚城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责任是杨绛心中的良知。她丧夫丧女 强忍大悲 照顾老王的生意 关心老王的冷暖。她给予老王的善良 带给我们的

是震撼。她是一个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 却有着一个世纪令人感动的平民情怀 只求相聚在一起 各自致力所能及的事。他们在长夜漫漫里肩负责任 寻觅灵魂之根 拥他人之责 信仰之花凌霜放。

责任就是陆游诗中的铁马。他始终坚持抗金 宁愿一生驰骋在沙场前线。他是傲雪寒梅 零落成泥碾作尘 只有香如故。

责任是林则徐禁毒的虎门。一份奏章痛斥毒品罪恶 一颗赤心严惩中外烟贩 一池热水销毁万斤毒品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他们在生命旅程中肩负责任 寻觅灵魂之根 拥国家之责 心怀黎元德震天。

对于家庭 对于国家 对于社会 乃至对于自己 都应肩负责任 让灵魂不息。

市五中刘新文点评 小作者想必是博览群书之人 文史资料信手拈来 文字文白相间 读来铿锵有力。不过话说回来 这种文章如果处理不好 会有材料堆砌之嫌 最好内容上有取舍 结构上能层层推进 广度深度兼而有之。

当年

市四中八(7)班 王奕心

老陈把笔架在耳朵旁 手指关节轻轻敲响中华堂的壳。小张又看入迷了 他不止一次沉醉在师傅发出的这清脆悦耳的旋律中。

老陈是做中华堂面具的 小张跟了他两年半。

选壳时 老陈会用中指关节轻敲已经处理好的壳。多年如一日地敲 指关节这个地方都有些凹下去了。小张不知道这一点 也学着敲 可声音总是沉闷 害得他有时会把好的壳当作坏的扔掉。最让小张疑惑的是 有时老陈的手明明伤得厉害 已经用纱布包上了 或割伤 或擦伤 或撞伤 可每当做面具时 总要把纱布取下 露出一个大大的疤 看得人胆战心惊。

师傅 中华堂的背上可是有刺的啊！您要不是把纱布盖上了？小张再也忍不了了 小心翼翼地问。

老陈摇摇头 看看手 发发呆 摸摸手。小张顺着海风看向老陈的手 简直是一个老中华堂！撕起的死皮仿若中华堂背上隆起的刺。红、棕、蓝、白的颜料卡在指甲缝里 好像刺尖留下的颜料 沟壑纵横间 细沙流走的是光阴。手指上握笔处的骨头也变了形 好像中华堂的尾骨节。

看什么呢？还不赶快去磨颜料！老陈的衣襟顺着海风飘。小张赶紧溜回颜料间。阳光下 老陈竖起壳 透过壳打着底稿。刻刀左削右削 血流在中华堂削白了的壳上。五年后 小张去了一个面具展览。

一个中华堂面具摆在角落。刻的是石塘小簪村。缝里有暗红色的血迹 角落里标的是老陈的名字。

阿瑶的手

市四中八(8)班 罗若瑜

阿瑶要当老师！

这个消息从村头传开了。

阿瑶是枣林村地主家的女儿。作为枣林村少数的千金小姐 她从小便在家中抚琴作诗 挥墨摹画。阿瑶的手轻抚宣纸 手如柔荑 柔若无骨 肤白如新剥的鲜菱 指甲微微泛红 十指尖如笋 腕似白莲藕。在舍中织件单衣对她来说便是累活。

到了适学的年龄 阿瑶的父亲便让老师来家中单独教学。阿瑶是读书的好苗子 聪颖的脑袋配上勤奋的双手 让她很快以好成绩考入县里女子中学。

阿瑶在县里上学 围墙外就是一所小学 青石板铺就的弄堂里 常常飘荡着孩子们的琅琅书声 课间游戏的欢笑声 这不禁让她时不时想起枣林村学堂的那一间茅屋 与几名单薄瘦弱 的学生。从此 阿瑶的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 回村当老师。

三年的时光 在琴棋书画与枣林的交织中缓缓流过 每到寒暑假 阿瑶总要回村里 召集村里的孩子们来家里认字 做算术 唱歌 游戏。岁月的韶光缀满了爱的芬芳。可阿瑶的手变得些许粗糙了 也晒黑了不少。高中毕业的她本可以在镇上获得一份清闲的工作 可她二话没说 毅然选择回到枣林村。

枣林村。

枣林村偏僻的角落 小学校舍已经沉睡七八年了 杂草丛生 树木倾倒 枯枝败叶 满满一园子。阿瑶便向父亲借钱 从镇上到村里 从村里到镇上 买砖头 买木材 买黑板 找教材 在夏日的炙烤下 她的脸蛋晒得通红 手臂变得黝黑 手心手背被道道荆棘划出血口子。可当她擦汗汗水 抬头凝望的那一刻 内心有说不出的满足。毕业后的那个暑假 当她将最后一根粉笔放在讲台上 枣林村仿佛被重新注入灵魂。

一年 两年 三年 尽管只有一位教师 一个班级从七个人到十个人 到五十个人 离不开阿瑶每天放学后一家一户的家访 耐心的劝说 垫付学费的许诺。从复式教学到包班全科教学 阿瑶最喜欢手把手教孩子们写字 粗糙布满老茧的手握着孩子们稚嫩的小手 脱皮的手指与泛黄的练习本相互摩擦着 发出沙沙声 静谧而动听。黑黢黢的手指不纤细 常常沾满雪白的粉尘 如同天使的魔法棒 让娃儿们的字从荷叶般歪斜变得端正有力。

褪去了泛红的温柔与稚嫩 孩子越发喜欢这双暗沉粗大的手。春天 孩子们摘来红色的山莓穿成手链 给阿瑶戴上。夏天 阿瑶带着孩子们到溪边戏水 摸鱼抓蝉 那大手捧起的欢笑声 令人开怀。秋天 家家户户的庄稼成熟 孩子们下地干农活 累了趴在阿瑶的怀里 轻轻享受着抚摸。冬天 刺骨的寒风伴随着泥泞的道路 阿瑶拉起孩子们的手结伴上学 那队伍里流淌着每个人手心的温度。

送别第一届毕业生 五十多个小脑袋 齐齐齐地依偎在阿瑶身边 阿瑶用粗糙的手抚摸着孩子们的脸 鼓励他们。阿瑶已三十出头 依然没有结婚 学生们在成长道路上的微笑要比那甜美的爱情更滋润 更温馨。

阿瑶一手带出了五个毕业班 三十年 每个星期一 她都会带领孩子们去教室外空旷的场地上升国旗 干裂的掌纹与光滑的布料相摩擦 五星红旗下的枣林小学 总是显得格外庄重。

教育局派了七八位教师来到枣林小学 阿瑶拍拍年轻教师的背 笑道：国家的事 民族的事 每家每户的事 要好好干啊！

好好干 是阿瑶的初衷。青丝成霜 芳华尽逝。蓦然回首 岁月的时光散落在季节的容颜里 斑驳了记忆 苍老了韶华 轻拨弦。

如今 枣林小学已经撤并镇中心校了 可门口 的老榆树下总是放着一把老藤椅 一根拐杖 孩子们都知道 这是他们的 阿瑶奶奶。

市五中刘新文点评 文章感人至深 很愿意相信阿瑶奶奶是作者身边的人 如果纯属虚构 那一定没有这样的效果。有几点建议 一是文章篇幅上可以压缩精简 避免拖泥带水 二是还需自己多读几遍 修改修改 比如最后一句就是个病句。

青春不被定义

★温中实验学校八(6)班 林依雪 指导老师 蒋丽君

青春的代名词本该是 生性自由且勇敢。

记

青春该如何定义？

我不愿被别人所定义 不想去迎合别人 不想随波逐流 不想成为世俗中的一部分。可惜 我生于世俗 又活于世俗。

拿起笔 我总想写些什么 写少年的梦想 写青春的浪漫 可落笔却是温柔的风。去做风吧 吹过大海 吹过山峰 吹过花梢 将浪漫与爱带到它们所热爱的地方。

何必在意？我们本就不该被定义 成为怎样的人 从来不是别人所能预见的。即使别人用流言蜚语 试图将我们逼入黑暗 但腿长在我们身上 要去哪儿 做什么 从来没有人能来操控。外界总是拿着他们所谓的经验 对我们指手画脚 我避而不闻 说是叛逆 我只是不想被所谓的道理所束缚 我总是相信 我的选择造就独一无二的我。

千篇一律的机械生活 自始至终 都不会成为我的向往。我的爱 会经过山川花海 去做一个浪漫的人 不被定义 不被束缚。在这世上 无非为了那碎银几两 偏不 我要自由的生活。

我生性自由散漫 可惜这世界重重枷锁。

到底要成为怎样的人？爸妈说 不要锋芒毕露 不要多管闲事 有些事情不是你能干涉改变的 要柔和一点。我不以为然 我讨厌大人身上的所谓 柔和 那是懦弱 好在我青春年少 不用顾虑太多的世故。我生性勇敢 虽知道这世界不会由我改变 但我非要去和世界硬碰硬 哪怕结果毫无疑问 我还是愿意抱着信念 去奋力一试 谁叫我年少 不惧山高水长。

《月亮与六便士》中说 人们都在低头寻找地下的六便士 而我抬头 看见了月亮。

想在夏夜吹晚风 在山顶看月亮 听蝉鸣 感悟这世间的美好 可惜没有机会。我以为我想感受的是难得的静谧 后来 我发现 我爱的是那份自由 是不受拘束的浪漫 我想去看遍这世间的浪漫 去世界的角落 享受独属的浪漫。

或许 我不属于这世界 我属于风 属于自由 属于浪漫。

市五中赵佩蓉点评 从文字可以探究写作者的气质。通篇语言干脆利落 可见作者敢说敢做的果敢勇敢 彰显青春的英气勃发。不过 生性自由散漫 应该不能成为 青春不被定义的借口。

外婆家的春天

★市七中八(14)班 金优

又是一年新春 外婆家的田地重新富有了勃勃生机 沃土中探出小小芽头 为静谧的春天添上点点嫩绿 几朵不知名小花为新生而喜悦。

可最引我注目的是外婆家门前一棵小小的柚子树 它被培育在盆中 根枝细弱 不免透出家养植物的娇弱。这样的植物不符合外婆的性子 我实在不明白外婆为什么会种这样一棵树。

再见它是许久后的一个晴日 一看见它 我就惊呆了 小树被生机盎然的绿叶衬着 叶密密地一层一层铺下 细软的枝丫早已不见 虽然依旧不够粗壮 但有一种独特的气派。

我惊异于它的顽强与生机 不禁抚摸它的新叶 触及鼻翼 清新沁人的果香环绕。我轻轻拨开绿叶 枝上竟然已结出了小小的可爱的柚子果实。果实轻轻压弯了枝条 可它蓬勃生机不减 努力地 拼命地向上踮 改变着自己。

此时 外婆走出房门 见我看得如此入迷 对我说

道：这柚子长得真好 等它成熟了 多拿点回去吧。我轻轻点点头。她微眯着眼 皱纹满布的脸上充满爱意 以前没有零食吃 我就经常用柚子皮做柚子糖给你妈妈吃。外婆沉浸在回忆中。是啊 苦涩的柚子皮也能在锅中熬成甜蜜的糖 弱小柔軟的柚子树也能慢慢成长 变得枝繁叶茂 迎来自己的春天 就如同外婆的一生 劳作大半辈子 辛辛苦苦地将儿女带大 终得子女安居乐业 儿孙满堂。

唯有酸涩苦累作陪衬 苦尽甘来才能体现春天的可贵。只要心怀希望 努力耕耘 生活处处是春天。

市五中刘新文点评 这里的柚子树是奶奶的化身吧。树从孱弱不堪到枝繁叶茂 果实累累 这多么像奶奶的一生啊 这种发现非常独到。不过 这篇文章也有一些瑕疵。比如内容上的单薄 还不足以支撑起奶奶这一形象 另外柚子树种在盆子里 这也让人心生疑虑 不妨改一改。

春光中的回忆

大溪四中八(1)班 王鑫磊 指导老师 卢群芬

又一日晴空 蓝天像打了蜡。

草木萌发 春山可望。直到今天 我才意识到 原来已经是春天了。风裹着窸窣的细响溜进耳朵 我漫步在归途 手里紧紧攥着一张数学卷子 这个分数啊 真的不愿多看一眼！

无精打采地走到桥对岸 我发现了什么似的 忽地转头。

春光中 几个妇女坐在河边洗衣 她们衣着朴素 一件简单的红棉袄 外面裹了一件围裙 一对红色袖套 再有一双青绿色的防水靴。她们身边是一桶 一盆的衣服 花花绿绿的。妇女手中的捶衣棒 啪 地落下 水花四溅 镜子般的水面顿时支离破碎。鱼儿吓得不轻 做尔远游。婀娜的杨柳依旧保持着风姿 沐浴日光 万条绿丝带悠然地垂落在波光粼粼的水面。

河边的亭子里 老大爷们争锋相对 注视棋局。还有许多谋士出谋划策 围了整整一圈。不知名的鸟儿不时飞过 鸣唱婉转的歌声 此消彼长 在人间回荡出动情的音律。小孩们踏着日光 东蹿西跳 这边摘一朵花 那边拔一株草 出自肺腑地发出天真幸福的欢笑。

妇女们交谈甚欢 与这个谈东家的好 又和那个讲西家的乐。这亲切的话语似乎永远说不完 永远叨不尽。

很快 亭子中爆发出小高潮 定是某人被将军 惜败赛场。小孩们又去逗猫咪玩 但猫咪哪能惯着？它几步飞檐走壁 登上屋檐 伸一伸懒腰 便在和煦的阳光下呼呼大睡。

童年的思绪顿时涌上心头 就在那条如透明丝带的小河边 就在那欢声笑语中 就在那一阵阵 啪 声中 就在那无限春光里。每天被题海淹没的我有多久没有亲近自然 亲近这份烂漫？时间的脚步一直往前 但有些东西一直未曾远去。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小男孩摸鱼钓虾满身狼狈的模样

梧桐叶散发出的清新气息氤氲在空气里 阳光穿过叶片缝隙 映于地上是斑驳的痕迹 似流年悄悄过了隙。

一刹那 我忘却了所有的不如意 春光中 回忆里 我大步走向人生的又一个春天

市五中刘新文点评 春光如画 春光可以疗伤。作者数学没考好 心事重重走进春光 置身其中 享受美好。虽是寻常的情景 因了季节的渲染而有了浓郁的烟火气。爱春天就是爱生活 既然爱了 那么一次小测试的失利又算什么呢？从头再来便是了。